

現代聊齋

將軍兄弟夢中奇遇

●周谷（歷史學家）

劉汝明從軍謀生報國

國軍早期高級將領中，劉汝珍（子瑞）與劉汝明同為親兄弟，同為陸軍第六十八軍前後任軍長，同自列兵升任陸軍中將，同任國防部陸軍中將參議，先後同夜夢怪異。人世間極為少見，至今猶為軍中袍澤佳話。兩將軍累代祖居河北省獻縣西南十里處拋莊，出身寒微，世代耕讀，僅有薄田數畝，土屋三間，其父劉錫恩為獻縣郎中，常為人醫治疑難雜症，著有聲譽，略有收入，勉強能維持一家簡單生計。劉父後聽友人之勸，攜簡單行李，草藥囊袋，獨自闖關東，以謀大展鴻圖，一九〇八年（光緒三十四年）東北有瘟疫流行，他為病人醫療時，不幸竟染惡病，逝於東北哈爾濱，留下孤兒寡婦，頓有斷炊之慮，更無力扶柩歸葬河北獻縣祖塋，亦不知究逝何處，一門惶惶渡日。

劉父歿時，劉汝明（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即一八九五年）年僅十三歲，其姊秀英（後適曲）十六歲，其妹秀貞（後適關）十歲

，幼弟汝珍尚在稚年，劉太夫人含辛茹苦，維持家計，其姊紡紗織布勉度殘年歲月。

劉汝明自幼在鄉受傳統教育，唸些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四書五經，究非正途。一九一二年（民國元年）已年十七，為了減輕家庭重荷，毅然赴鄰縣景州塔投軍吃糧，此為當時窮家青壯子弟謀生報國大道，劉汝明參軍後，始知部隊屬「左路備補軍」；後易名為「京衛軍」，備補軍係袁世凱新接中華民國大總統任後，所新成立的部隊，並派袁世凱親信陸建章為統領，備補軍並非北洋六鎮一樣的正式陸軍，備補軍共轄五營，每營五哨（連），哨分中、前、左、右、後五哨，哨官即連長，每哨三排，排轄三棚，棚下有什長（班長），全軍幹部多由陸建章就原在北京京防營務處總辦時的衛隊營中挑選。

陸建章（一八七九—一九二八）字郎齋，安徽蒙城人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二一年先後任山東、廣東各道總兵，辛亥革命後，任北京袁世凱總統府警衛軍參謀官，後任師長，陝西都督等軍事要職。一九一八年六月陸

建章被奉軍副司令官徐樹錚（又錚）誘殺於天津中洲會館，徐樹錚（一八八〇—一九二五），江蘇蕭縣人，一代梟雄，任官陸軍上將，迭任民國年間軍政要職，徐樹錚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歐美日考察回國北上，晉見殷祺瑞後旋即南下，三十日車次廊房車站，被國民軍總司令、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派部將張之江拘殺，這是為了替陸建章報仇。一九四五年四月徐樹錚之子徐道鄰時在重慶任行政院政務處長，八月日本投降，九月徐道鄰堅請辭職，以其父徐樹錚被馮玉祥所殺尚未超過法定三十年追訴之限期，特向重慶地方法院狀告馮玉祥唆使他人殺人之罪。此案以時間甚久，又涉及政治恩怨，馮玉祥是軍事委員會上將副委員長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不了了之，人間恩怨是非，難有定說，冤冤相報總有了結之日。話說劉汝明投效備補軍後，分發到二營前哨效力，哨官為劉子賓，二營管帶（營長）為馮玉祥，劉汝明係知識青年從軍，立被劉子賓哨官提升為文案，造花名冊，辦公文。劉汝明壯志凌雲，不願

舞文弄墨，堅請補為列兵，願隨軍征戰，初為劉哨官所拒。事聞於馮玉祥管帶特准補為第五棚什長，但劉汝明行伍從軍，不識軍中稍息立正，晚上面請隊職官惡性補習，現炒現買，白天如法教新兵操練。

同時與劉汝明一起從軍的知識份子，有後來的名將佟麟閣、過之綱、李鳴鐘等人；當時孫良誠在五營左哨當什長、石友三、曹福林在左哨當列兵。宋哲元由陸建章原帶領的衛隊營，調到備補軍一營當哨長，韓復榘先在五營後哨任文案後改調什長，馮治安後來也補在前哨當列兵，在哨棚子（連部）工作，孫連仲後來在新成立的炮兵連當什長。

父親入夢盼得歸葬

馮玉祥練兵有過人之處，訓練嚴格深得官兵愛戴，對軍中士卒有深厚兄弟感情。劉汝明和他的軍中袍澤數十年來，始終跟隨馮玉祥轉戰南北，保家衛國。

一九一八年馮玉祥已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，駐軍湖南常德。此時，劉汝明正二十四歲，任馮玉祥部第三團營長，距其父死已十一年，父親骸骨仍未能歸葬故土，時刻思念，孝親未報，心中一刻不能安寧。忽一日在營地夜夢他父親告訴他：「我已死多年暫厝哈爾濱一廟中，方丈知道我暫厝之所。方丈行將圓寂。汝不來，我何能得歸故土耶！」劉一夢驚醒大慟，決定親見馮玉祥旅長告以昨夜他父親託夢事，擬請假遠赴東北扶柩歸

籍安葬，馮玉祥以為迷信，又以軍情緊急，何得輕言他去，「不准」。軍令如山如何是好。劉汝明回到營地後，越想越氣，不孝為大，決定不辭而別，即使受到軍法處分，也在所不惜，先囑營附史振山代理代呈請假私函，馮玉祥得知劉汝明私行離隊遠走，急令史振山速追。「你追不回來，連你也不要回來。」並令韓復榘接任劉汝明的營長職務。史振山終於在途中把劉汝明苦勸回來，遂由孫良誠、佟麟閣、石友三、過之綱陪同到旅部，向旅長馮玉祥請罪，軍法處分總不免了，但很擔心，因馮玉祥治軍甚嚴，不知輕重如何？馮玉祥見劉汝明歸來，不免怒形於色，仍嘉其孝子之心，只說處罰四十軍棍，並堅持要自己動手，韓復榘深知馮玉祥愛護部下深意，見狀立即上前口稱「報告旅長，別生氣，叫我來打。」馮玉祥有意無意手中的軍棍早由韓營長接過去。韓復榘是一位乖巧人，軍棍全打在地上，又有眾官求情，只打了十幾下，馮玉祥下令「送手槍隊押起來！」劉汝明曾任手槍隊隊長，等於回到老家，受到隊中兄弟特別優待。馮玉祥也是一位講忠孝節義的人，待劉汝明處分結束後，特准劉汝明請假去關外迎歸父親靈骨，准與韓復榘對調，劉汝明改任砲兵團團附外，馮玉祥又親切地對劉汝明附說：「你此行，路太遠，你的錢怕不夠，我這裡有五百元，你帶著用。」又說：「石友三是吉林人，你這趟出關，就順便到他家走一下，這裡二百元你

代我送給石老太爺。你快去快回。」

長官襄助遂圓心願

劉汝明出關後先到吉林石友三父母處，交付二百元，石友三母極為高興，石友三的父母便輾轉到達哈爾濱，找到石家親戚唐君，得知劉汝明父親暫厝於哈爾濱外二三十里鄉下，陪同劉汝明到鄉下，劉一到鄉下寺廟見到父靈，不免大慟，淚如泉湧，連呼「不孝，罪及先人，未能報答萬一，唐君與方丈相勸良久，劉汝明又向方丈叩了幾個響頭，謝方丈佛恩，經與方丈商量運靈方法，劉汝明歷經千辛萬苦中始得迎接父親靈柩歸故里，重加安葬。劉汝明十數年間翹企總算得告慰祖宗之靈，一門歡欣不已。馮玉祥曾撥款葬劉父於祖塋。劉父之墓，雖迭經大陸變亂至今猶存。

劉汝明離家十數年後歸來已非當年可比，其姊已適鄉人曲氏，其妹尚未婚，胞弟劉汝珍仍在唸書，劉汝明重回防地後，調任新兵營長。他練兵認真，驍勇善戰，軍功顯赫。從士兵累升至營、團、師、軍長，及軍團長、集團軍副總司令、集團軍總司令、戰區副司令長官，經請公署副主任、兵團司令官等重要軍職，文官曾任方面大員察哈爾省主席，直到一九五〇始改任國防部陸軍中將參議閒職，一九七五年病逝台北，算是福壽雙全了。一九二四年蘇俄正式介入中國內爭，也指導中國內爭，一面軍援、經援、政援在

南方廣州的孫中山；次年又以同樣方式援助在北方張家口的國民軍馮玉祥，南北唱和共同反對當時在北京的合法中華民國政府。蘇俄除以大量軍事政治顧問協助馮玉祥在張家口創辦高級軍官學校、騎兵學校、機關槍學校、砲兵學校、工兵學校、交通學校、反間諜偵察學校、宣傳學校、大學生學校等校外，並為國民軍在蘇俄培養下級軍官。

劉汝珍投軍少年豪傑

劉汝珍幼時在國民軍第二軍擔任下級軍官，適逢馮玉祥定於一九二五年六月招考留俄軍官。劉幸被錄取，同榜及格者有三十多人，分兵、騎、砲、工四科，送往蘇俄基輔蘇俄軍官學校訓練。其中成名的不多，僅有劉汝珍、郝鵬舉（抗戰時投敵叛國）及師希德（師習德）少數幾人，師習德現名師哲，自一九三八年回國到延安後，長期負責中共中央俄語俄文翻譯，又長期擔任中共領袖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劉少奇等人對蘇交涉的翻譯。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野火一起，竟成爲文革第一要犯，關在「寒窖」十八年，現在北京養老，著有「在巨人身邊」等重要歷史著作。

劉汝珍自蘇俄回國後，隨即參加北伐，任第二集團軍將校隊長。一九二八年任軍政部特務營長時，在河南開封與王新洲小姐結婚。王新洲祖籍江蘇武進人，寄居河南信陽，其祖父在鄉務農耕讀爲生。劉汝珍自一九

二九年迭有升遷，戰功彪炳，西北軍將領在北伐抗戰剿共期中，因軍中派系關係，不免有投敵起義之士，但劉氏一門始終在蔣介石委員長領導下奮勇作戰，忠貞不二，保衛國家對抗日本侵略，其間劉汝珍先後在部隊學兵營、蘇俄基輔軍官學校、國內陸軍大學將官班完成學業。他從基層升至軍長；從伙夫拔爲陸軍中將。一九四九年五月劉率第六十八軍抵達福建龍溪，旋又奉令警備廈門時，奉當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長官之命赴台北述職。不旬日共軍占領廈門，劉部由孫立人另改編入國軍其他部隊服役。劉汝珍再調國防部陸軍中將參議，從此不再與國軍中大事。劉汝珍個人只知效命沙場視死如歸，他說他從未參加任何社會政治宗教團體，是一位自幼至老的終身老兵，一九三五年他駐防察哈爾省張北縣時，經黃少谷之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，劉汝珍自謙不善言詞，態度沉毅，遇事常喜窮其究竟，不得其解時，常如沙門面壁無言，沉思至忽然貫通後爲止。

欲遷子墳夢中遭襲

劉家子女先後自台赴美留學、就業、定居、成親，劉老常年居台，不免寂寞，決定移居美國與長子劉定原同住。但每年仍回台一次探親訪友辦些生活瑣事，劉幼子劉維原，在劉家未定居國外時，在台讀中學。劉維原一九六一年正十六歲少年之時，忽以藥物中毒不幸亡故，其父份外悲痛時刻思念，不

得已就近安葬台北。劉氏一家僑居美國後，又無四時鮮花之祭，可喜緊鄰爲突然病故之十五、六歲少女之墓，過去兩家有時巧在清明同墳，兩家一子一女墓地相鄰，乃相互約定，一家掃墓時爲另一家添土；一家獻鮮花時就便爲鄰墓加添一束。二十多年來雙方家屬遂結爲相識友好。一九八八年老人忽思劉氏一家均已移居在美，無人定省，不無悽楚之情，何忍令幼子遺骸遠留台灣。劉汝珍遂囑其二女婿田長霖劉隸英回台灣之便，商得公墓管理處同意攜其內弟劉維原遺骸遷葬美國加州之陽，以便春秋小祭。

田長霖夫婦到台北後走訪公墓管理人告以究竟，對方說：「你們是外姓，非劉氏直系親屬前來，不能辦理。」他們回美後，將此情詳告其岳父，老太爺一氣，就親去台北辦理此事。一到台北當夜，老太爺便夜夢一穿黑衣少女氣勢凶凶前來，不由分說就是一拳，連說：「你還敢把他遷走嗎！」劉老是軍人身經百戰，何懼一拳，他一生不信鬼神，對鬼神亦無所懼。經此一拳後突然驚醒，感覺此事定有蹊蹺，立即決定「遷地不良，仍留葬原處。」分在兩墓燒過香，上過鮮花後，心中懷著疑懼，悵然回到美國，從此不再重提遷葬其子事。怪哉！前有其兄劉汝明夢其老父托夢囑運柩回鄉安葬，而劉汝珍又有魂魄來襲，不敢輕言遷葬。地下間似有似無，生命不可測，亡魂不可知。天下事何其神秘也。敬鬼神而遠（慎終追遠）之乎。